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6-0120-06

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协作的初步尝试

——以 1957 至 1965 年间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与支援为例

谢忠强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在 1956 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为了进一步探索不同省份间经济发展过程中“取长补短、协同发展”的路径,国家首先在华东六省一市进行了区域经济协作的试点。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协作的初步尝试内容之一,在 1957 至 1965 年间,上海对福建省的工业建设进行了大力的协作与支援。上海不仅将一定数量的工厂迁入福建,还对福建省的部分城市进行了配套支援。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与支援对福建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当今我国区域经济协作实践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区域经济协作;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6.019

1957 至 1965 年间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与支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成之初华东六省一市区域经济协作的典型例证,更是共和国发展史上沪闽两地经济交流的重大事件,加强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或许囿于认识及史料的局限,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学术空白点。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主要依据各种零散史料的相互印证,就 1957 至 1965 年间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进行协作与支援的相关史实进行大致梳理,以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协作的初步尝试有所探讨。

一、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上海一直都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指引下,上海工业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对国家建设贡献了不少力量,很好地发挥了旧有工业基地的功能。

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以后,尤其是随着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及其指导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不断地贯彻与落实,上海在自身经济的区域功能定位方面逐渐形成了面向华东六省“经济协作”的构想。根据上海与华东其他省份开展经济协作的指导方针,上海认识到要想使自身工业生产在今后国民经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在国家计划的统一平衡和指导之下,加强对华东六省的地区综合平衡和经济协作。

华东六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等省,“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六省人口共有 1 亿 8 千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30%;耕地 4 亿 2 千万亩,占全国耕地总数的 25%;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 30%;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40%”。^[1]这个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只要加强地区经济协作,大力挖掘潜力,在短时期内尽快使华东六省的经济取得发展和提高不仅有客观可能,而且有许多有利的现实条件。

除了经济指标的因素外,上海与华东六省进行地区经济协作也是有历史基础和地缘优势的。解放前,上海与六省的经济交流就十分频繁;解放

收稿日期:2016-08-2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funded project)第 58 批面上项目(项目编号:2015M581321)。

作者简介:谢忠强(1980-),男,山东沂水人,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后,彼此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建国之初,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上海及六省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协调与支援方面就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1954年华东大区机构撤销后,华东各省、市间的地区经济合作非但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继续有所推进。1957年7月份,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领导下,建立了华东六省一市的经济协作委员会,自此上海与华东六省的经济联系与协同方面得到了组织机构方面的保障和强化。^[1]

1957年7月20日,上海局召开了上海与福建等六省经济协作会议。与会代表在开展华东六省一市间的区域经济协作方面取得了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通过协作关系,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对各地发展地方经济具有重大作用。而且鉴于上海及包括福建在内的华东各省经济联系极为密切、经济协作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参会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在上海局领导下成立经济协作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1)研究有关发展地方经济的协作问题;(2)组织物资交流,互相帮助,互相支援;(3)积极挖掘潜力,组织国家计划外的物资出口,换取急需进口的物资;(4)加强联系,调整地区之间的矛盾;(5)交流经济情况和工作经验”。^[2]

在上述华东六省一市区域经济协作精神的指导下,上海对于福建省的工业经济之发展进行了积极的协作与支援。根据不完全统计,仅1959年至1960年短短一年之内,“上海市就与福建方面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经济协作”。^[3]

1959年,上海市和福建省先后开展了5次不同形式的经济协作。“第一季度是保三明、古田,以大协作形式互通有无,福建支援上海木材4万立方米,上海协助福建制造和供应原材料15项146台(件),原材料132吨;第二季度是保冶金、三钢、福钢、厦钢、轻工糖机以及重点项目上马,以来料加工形式进行两次协作31项3635台(件),钢材240吨;第三季度是糖机补充协作6项170台(件);第四季度是抓森工、采煤、钢铁、发电、交通运输、工业支援农业六项任务,开展协作29项338台(件)。全年共计设备81项/4289台(件)/1070吨,总值433.2万元,耗用材料约1400吨。”^{[4](P115)}

1960年,上海和福建又开展了3次大协作,共计设备6788台(件)/12873吨。“第一次协作,上海为福建加工木材综合利用设备32套,1500千瓦发电机配套6套,冶金、森工、化工等零星配套设备1454台(件)/3487吨,福建支援上海木材2万立方米;第二次协作,上海为福建加工发电、冶金、轻工等设备13项/2586台(件)/5581吨,福建支援上海木材10万立方米、毛竹40万根、糖1000吨、石墨400-500吨;第三次协作,以来料加工形式,开展采煤、炼铁等项目协作34项,共计设备2748台(件)/3805吨。此外,双方各厅局、专市、重点厂矿还通过同行业关系,开展各种形式的小协作。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共计支援福建机电设备15746台(件)、钢材681吨、化工材料1657318吨(块)。”^{[5](P115)}

二、上海工厂南迁入闽

上海除了与福建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若干次大力协作外,从1959年开始还先后几次将上海工厂南迁入闽,以支援福建工业经济的发展。

1959年,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陈丕显祖籍是福建长汀,受关怀桑梓情怀的影响,他对福建省的工业建设较为关心,并于当年夏天专门赴闽考察了一番。而当福建方面向他表达是否可以将一些小型工厂南迁入闽时,陈丕显当即表示同意。而鉴于福建省在森林资源方面较为丰富但木材加工业却相对落后的现状,上海将闽北锯木厂和普陀锯木厂作为第一批南迁入闽的工厂。1959年秋季,上海市计委又将上海纺织工业局所属的正义兴、维大、鼎顺等3家丝绸厂南迁。^[6]

进入1960年代,上海工厂南迁入闽规模更加庞大,而且管理与规划也愈加严谨。1960年6月8日,上海市委决定迁往福建“30个工厂或生产小组,其中安排在轻工业系统的有裕成昌丝绸厂、鼎顺染绸厂、虹桥毛巾厂、启新内衣厂、奇美衬衫厂、付振兴锁长、新光玩具厂、天光德记汽灯五金厂、永久皮鞋厂、大乐糖果厂、长宁印刷厂、上海麻丝厂等12个厂,全部职工1156人”。^[7]

福建省工业厅根据福建省委和上海市委“既积极又稳妥,只需做好、不许做坏”的迁厂指导方针,结合迁入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积极准备,最终按照分批转移的原则,将12个厂共分为四批搬

迁:第一批 8 月份迁 1 个厂,第二批 9 月份迁 2 个厂,第三批 10 月份迁 6 个厂,第四批 11 月份迁 3 个厂。在具体的搬迁操作上,原则上迁厂所需一切费用均由迁入地区负责,“但由于迁厂时间紧迫,地区经费有限,故福建省工业厅根据迁厂规模、职工人数、机器设备、厂房布局、生产协作及适当兼顾地区经济条件等因素拨款和建筑三材予以补助,补助费用共为人民币 128 万元,分配三明市 66 万元,厦门市 18 万元,福州 20 万元,福安 10 万元,泉州 8 万元,龙岩 6 万元”^[7]。

除了上述 12 家轻工系统工厂外,同时迁往福建的还有“化工局系统 8 家,分别是孚中化工厂、茂雄化工厂、大达橡胶厂、淮海制药厂、金星玻璃厂、明艺玻璃厂、兴化橡胶厂和协风橡胶厂;机械厅系统 5 家,分别是中国金属制品厂、五金螺丝加工厂、丽明电瓷厂、张协记电刷厂和电器组;另外,还有出版局系统 3 家,分别是大同印刷厂、新联照

相制版厂,迁入福州;长宁印刷厂迁入三明;邮电局系统 1 家,星火有线电器厂,迁入福州;燃料局系统 1 家,合成兴铁工厂,迁入邵武。”^{[8](P117)}

由于上海工厂南迁福建既是上海特殊的经济地位和优势所赋予的责任,也符合沪、闽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所以无论是上海方面还是福建方面都对迁厂工作十分慎重。为了确保迁厂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经上海与福建协商,对迁厂的管理步骤进行了非常严谨的安排。^[7]

继 1960 年上海许多工厂南迁入闽,1965 年上海又向福建迁入了一些工厂。1965 年 7 月 13 日,福建省为了解决一部分市场需要,发展闽西、闽北山区建设,根据和战结合原则,拟利用福建省丰富的林产资源和一部分下马厂房,从上海市迁出 11 个工厂,职工人数 4354 人(详见下表)。

上海市迁往福建省的工厂一览表

厂名	主要设备及生产能力	职工人数	行业属性
静安棉纺织印染厂	纱锭 2.52 万锭,布机 612 台,粘胶人造毛日产 3 吨(印染不迁)	2000	纺织工业
秦余织造厂	台车 26 台,棉毛车 18 台,年产内衣 73.4 万打	675	纺织工业
华光被单厂	被单织机 42 台,年产被单 34.7 万条	350	纺织工业
锦新丝织厂	丝织机 109 台,年产丝织品 305 万米	343	纺织工业
立丰染织厂	卷染机 20 台,轧染机 2 台,丝光机 1 台,年产漂、色布 3377 万米	351	纺织工业
丝昌染织二厂	织布机 106 台,年产色织布 214 万米	285	纺织工业
泰昌胶合板厂	胶合板 3400 立方米	171	轻工业
永昌五金厂	指甲钳	52	轻工业
曙光锁厂	锁	93	轻工业
上海农药厂	外迁部分敌百虫设备,年产能力 1000 吨	35	轻工业
桃浦化工厂	外迁部分合成樟脑设备,年产能力 300 吨	17	轻工业

(史料来源:《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关于搬迁 11 个工厂给福建省的通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A38-1-356-80。)

由上表可见,上海搬迁到福建省的 11 个工厂所涉行业较广,包括纺织印染、织造、被单、丝织、胶合板、五金、锁业、农药及化工等多个种类;就随迁职工人数分析,静安棉纺织印染厂最多,为 2000 人;其次是秦余织造厂,为 675 人;再次为华光被单厂、锦新丝织厂、立丰染织厂等,也都将近 350 人左右;其余各厂则数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

上述上海工厂南迁福建之后,不仅使得各南迁工厂相应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也为福建地区的工业进步提供了长足的动力。大批上海工厂迁入福建后,“不仅带来了大批先进的机械设备和先进技术,还带来了上海工人阶级优秀的优秀品质。成千上万的上海职工毅然放弃上海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福建各地安家落户。他们怀着‘好儿女志

在四方’的豪情壮志,抱着支援福建经济建设的满腔热情,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克服迁厂过程中生产、生活上的重重困难,经过短期安排和准备,迅速投入生产。他们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勇于进取,善于创造,团结协作、积极生产,有的还成为福建省工业战线上的尖兵,为福建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8](P119)}

三、上海对福建部分新兴工业城市的配套支援

除了上述经济协作和工厂南迁入闽之外,上海还对福建部分城市的建设进行了相应的配套支援。以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三明市为例,三明市在一五计划完成之前一直是一个农业山城,但被确定为福建省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后,情况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作为重工业建设的城市,三明轻工业发展非常落后,也不利于三明市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为了支援三明的轻工业发展,上海市对三明市进行了相应的配套支援。

1960年3月份,上海市首先将三星糖果厂南迁入三明。^[9]三星糖果厂迁入三明后,“坚决贯彻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边基建边生产,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不仅成功完成了迁厂任务,而且由原来一个糖果车间发展到包括冷饮、糕点、饼干、饴糖、蜜饯等多个车间,由单一品种的生产发展到多品种的生产,产品覆盖福建全省各地,在国内有很高知名度,有的产品还打入香港市场,成为全省最大的一家食品企业”。^{[8](P120)}

继三星糖果厂之后,1960年第二季度之后,上海一批公私合营的轻工业小厂,如金属制品厂、衬衣厂、皮鞋厂、印刷厂、汽灯厂、锁厂、毛巾厂、针织厂、橡胶厂、玻璃厂等共10多家工厂陆续迁入三明市,并迅速成长为食品、服装、玻璃、陶瓷、印刷、皮鞋和五金等轻工业的骨干企业,生产出了三明市第一批日用轻工业产品,不但填补了三明轻工业生产的空白,而且还使得三明这个山区城市很快繁荣起来。

与三明情况类似,福建建阳市也得到了上海的有力支援。建阳市是一个林业资源丰富的小城市,但由于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1950年代其林业发展一直没有较大突破。为了配套支援建阳地

区的林业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将近有6000名上海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支援福建省三线建设的号召,自愿到福建省南平、三明、闽西等地支援山区建设,其中有600多人安排到建阳市林业系统交溪、桂林、红旗、外墩、岩后等伐木场工作,这些来自大上海城市的青年人,为了闽北山区林业跨越发展,他们深入深山老林,吃住在伐木工区,种树造林伐木,开垦林地,奉献自己的热血青春。除了一部分人按照政策调回上海工作外,大部分仍然在我市林业系统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继续继承父辈的自愿,继续为林业腾飞贡献力量。”^[12]

上海除了对福建部分中小城市进行配套支援外,还对福州进行了文化方面的配套支援。1959年上海芳华越剧团南迁福州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

为了配套支援福州市的建设,1959年1月26日,上海市文化局将芳华越剧团全团66人连带家属83人,由团长尹桂芳率领,迁到福州。“芳华到福州后,在深入部队、下工厂、下农村,为解放军、工农群众和干部演出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并在艺术演出质量、技术革新、艺术人才培养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1960年,曾被评为福州市文化先进单位,在当时影响相当大”;“经过三四年的发展,全团有工作人员75名(其中,演员25名,乐队11名,舞台工作人员20名,编导、作曲、舞美、设计7名,行政和勤杂12名),另有大班学员25名,小班学员40名,总计140人。期间,全团创作、改编、移植了9个剧目,安排上演了17个剧目,如《屈原》、《红楼梦》、《梅玉配》等成了群众欢迎的保留剧目,《闽江徐日红》、《杨立贝》等现代剧也为群众所熟悉”;之后“芳华越剧团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排演新戏,逐渐争取到大批新观众,以尹桂芳为代表的尹派艺术逐渐在八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福建人民也渐渐爱上了越剧”。^[11]

四、结语

福建与上海同属沿海地区,在近代历史上两地就有着诸多移民和商贸的经济联系。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为了支援福建地区解放后的建设事业,上海组织了“南下服务团”。^[12]在1950

年到 1956 年的六年时间里,由于受到中央沿海紧缩战略的影响,上海支援全国主要是针对内地省份。自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发表之后,沿海与内地关系得以调整,上海支援全国除了延续对于内地经济的支援以外,也对福建等华东六省进行了兼顾。^[13]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协作初步尝试的例证之一,1957 至 1965 年间上海对福建工业经济的协作与支援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从沪闽两地经济发展而言,上海对福建工业经济进行协作与支援取得了双赢的效果。一方面,大量工厂、人员的迁入,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福建当地的工业门类、提升了福建当地的工业技术实力,更从根本上推动了福建整体经济面貌由农向工改变。根据统计,仅 1959、1960 两年,福建全省工业经济产值就分别增长了 51.5% 和 51.8%。到 1965 年,福建全省工业生产总值更是

突破了 17.24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近 1 倍”,“工业在工农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 1957 年的 33.50% 提高到 47.8%”^[14](P119)]。另一方面,大量工厂、人员迁出,对工业实力丰厚、工业结构亟待优化的上海而言,对福建工业经济进行协作、支援的过程也是其“自身工业资源重新整合、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15]

揆诸史实,1957 至 1965 年间上海对福建工业经济的协作与支援不仅是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全国工业布局的跨省区的优化与整合,亦为当今国内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如何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协作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成以后以华东六省一市为试点开展的区域经济协作之历史贡献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其不足之处,而其中单纯依据国家的行政指令而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即是最主要的表现之一。

参 考 文 献

- [1] 上海市计委综合计划处.关于上海市与华东六省的经济协作情况[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B29-1-252-1.
- [2] 中共中央上海局经济协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送上海市对华东六省计划执行情况和计划外互相支援情况表的函[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B76-3-260-166.
- [3] 上海市计委综合计划处.关于上海市与华东六省的经济协作情况[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B29-1-252-1.
- [4] 福建省人民委员会驻上海办事处 1959 年工作总结[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支援全国·上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 [5] 福建省人民委员会驻上海办事处 1960 年工作总结[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支援全国·上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 [6] 谢忠强.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工厂内迁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3).
- [7] 福建省人民委员会驻上海办事处.关于迁厂工作的情况报告[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B163-1-855-16.
- [8]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支援全国·上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 [9] 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党组,中共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关于上海闸北锯木厂、普陀锯木厂、三星糖果厂外迁福建生产的报告[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B163-2-760-1.
- [10] 上海支援福建林业建设 50 周年联谊会成立 [EB/OL]. 建阳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jyszfz.gov.cn/cms/cms/siteresource/article.shtml?id=20209017704920004>.
- [11] 谢忠强.1950 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化艺术资源的内迁——以戏剧界支援全国为中心[J].南大戏剧论丛,2015,(1).
- [12] 谢忠强.1949 年上海南下随军服务团述论[J].军事历史研究,2013,(3).
- [13] 谢忠强.1949 年之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发展历程[N].东方早报,2013-10-08(13).
- [14] 邓力群,等.当代福建简史(1949-1999)[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 [15] 谢忠强.“一五”计划时期上海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历史考察[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5).

First Attempts of Regional Socialist Economic Coordination in China: A Survey of the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nd Assistance between Shanghai and Fujian, 1957 to 1965

XIE Zhong-qiang

(Institute for Researches of Marxism,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 in 1956, China launched a pilot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Eastern China area in aims to explore the approach of "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between provinces. As part of the attempt, Shanghai carried out strong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nd supports to Fujian Province. A number of factories were moved there, together with auxiliary facilities in some cities of the Province. Those coordination and assistance greatly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ujian, and it provide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or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ng practices.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mutual assistance;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韩 曦)

(上接第 92 页)

The Heaven-Human Co-existence in Character Evaluatio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UN Dong-xia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 and Science, Lanzhou 730000, China;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eople saw the shift from focus on heaven to focus on human an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At mean while, they saw fashions of character evaluations in the rapid social changes. Hence the co-existence shed lights on character evaluation in that period, which is featur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appearance prediction and behavior assessment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fate prediction and personality survey.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haracter evaluation; heaven-human existence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